



第587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## 苹果与西瓜

□ 第广龙

苹果

小时候见过的苹果，大多长得小，长得丑。虽然没有卖相，但口感独特，那是苹果本真的味道。那种味道如今似乎已经消失了，与那些云烟往事一同深藏在记忆里。

这种苹果很放放。放上半年，损失了水分，收缩成一团，满是皱纹，像老人的脸。然而那香味，一直没有消失，甚至更醇厚了。即使放在箱柜里，香味也能飘散出来，整个房间都闻得到。被父亲放在柜子里的苹果总被我惦记着，家里兄弟多，会被谁吃了呢？

我们家搬到八盘磨后，有了一块空地，尽是石头瓦渣。父亲一天天地收拾，终于开垦出来，种了韭菜，还在地角种了两棵苹果树。

苹果树结果子时，我已经出去工作了。这一年，春节探亲回家，父亲拿出一个苹果，说树上只结了三个苹果，这个是给我留着。我一接过来就咬了一口，咔嚓一声，那么清脆，果汁瞬间在口腔里喷溅。父亲和母亲，在一旁高兴地看着我吃。

平时，家里做饭用的是屋檐下的简易灶台。灶台窄小，若是下大雨，雨点能落到锅里；冬天冷，母亲跺着脚做饭。后来，为了盖一间伙房，韭菜不种了，苹果树也砍了。

一棵苹果树长大，得经历多少次冬去春来；一棵苹果树一旦长出果子，就能每年都结果。虽然是那么不舍，父亲还是把苹果树砍了。

西瓜

过去，西瓜摊跟前总是围着人，都知道西瓜甜，西瓜解渴，然而只是看，不买。买整个的难得遇上，买半个的都惹人羡慕，人们通常买一牙、两牙，买回去再来上几刀，变成小块。切成小块吃，吃起来感觉多。

小时候，到了夏天，我常出去疯跑，很晚了回到家，只见桌上的一块布子苦着一小块西瓜，是给我留的。我吸溜吸溜就吃完了，吃得急，连西瓜籽都咽了下去。

啥时候能放开肚皮吃上一回西瓜？这是我的一个梦想。

未曾料到，全家还真放开肚皮吃了回西瓜。

那是我参加工作后。家里的院子朝向河道，当时的河道流污水，味道大，院子没个遮挡，父亲打算修个门楼子，我和当兵的弟弟各出了一份钱。收到钱，父亲看西瓜行情好，突然想拿钱生钱。父亲打听到，董志源那边的西瓜批发价合适，倒卖上一车，能买几口袋麦子。

没想到，西瓜拉回来就开始下雨，连着下了十天。

下雨天出门的人少，加上气温降低，西瓜卖不动，都是问个价转身就走了。没有办法，降价卖，卖多少算多少；卖不出去的，拿回家自己吃，当饭吃。最后，仍有三分之一的西瓜放坏了。

我知道情况后心里难过，写信说宽心话，找熟人借钱寄回去，催促父亲在入冬前找人把门楼子修了。家里的院子不能再敞着了。

（摘自2025年5月2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## 允许自己

□ 张亚凌

允许自己失言，承诺时可能考虑不周，但不能一错再错；允许自己犯错，犯错也是一种尝试，至少那条错路就此封死；允许自己栽跟头，过于一帆风顺容易忘乎所以，须知自大一点就是“臭”；允许自己躺平一会儿，弦绷得太紧容易断，心气太高容易累到崩溃；允许自己求而不得或被拒绝，人人都有梦想，人人都在追逐，所有事都手到擒来是痴人说梦；允许自己被人讨厌，就算是金子也可能碰上视金钱如粪土的人……

这些自我允许的前提是有纠错的能力，有爬起来的力量，更有不屈的心。

（摘自2025年5月18日《今晚报》）



## 小满

□ 肖复兴

二十四节气中，有几个，我一直不甚了了。小满是其中一个。

最初认识小满，是读孙犁先生的小说《铁木前传》，里面有个角色，名字叫小满，是个十九岁的姑娘，性格活泼，挺招人喜欢的。她和孙犁先生以前笔下的女人不一样，甚至有些另类。我猜想，孙犁先生给她起这样的名字，就是让她在那个变革的年代里，更充满对爱和对新生活的渴望吧？而只有在这样年轻的时候，才会有这样清新的朝气和天真的憧憬。

最近上映的电影《万物生长》，男主人公秋水初恋情人的名字，也叫小满。这可是真有点英雄所见略同。当然，我国的二十四节气，适合给人起名字，这里暗合着民俗中的文化密码。这个小满十七岁，和孙犁的小满一样，也是对爱情和新生活充满渴望和憧憬，让人心存怜爱。也许，在文学作品里，只有初恋小姑娘的名字，才可以叫小满吧。

小满小满，小麦渐满。民谣里这样说，说的是小满节气的到来，小麦刚刚灌浆，青青的麦穗初露，远非到了一片金黄的成熟时候。节气和姑娘初恋的形象完全吻合，和那时姑娘的生理与心理完全吻合：只是小满，远非丰满；只是灌浆初始的青涩初恋，远非血脉贲张的炽烈热恋；只是麦穗在初夏的风中羞涩地轻轻摇曳，和清风说着似是而非的缠绵情话，远非在酷烈的热风中沉甸甸垂下金碧辉煌的头，摆出一副曾经沧海看穿一切，万事俱备只待开镰收割的骄傲样子。

小满，真是人生的一个好节气。如果说料峭的立春和春分，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，萧瑟的小雪和小寒，已是一头霜雪的老太太了；小满则是立在这两者之间最富有生机和朝气的年轻姑娘。这个时候的姑娘，涉世未深，清浅如水，却已不再是一汪雨过地皮湿没心没肺的小水泡，更不是一潭幽深莫测的桃花水。

纵使孙犁笔下的小满，是泛着载不动许多愁的一泓池水；纵使电影屏幕中的小满，是连一叶扁舟都没有驶向对岸的一湾湖水，却都是清澈的还没有被污染的水。小满，之所以让人怜爱，正在于此。世界上还有比初恋更让人觉得美好而值得回忆的吗？初恋是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是轻翰掠雨梢初剪，是圆荷浮小叶，细麦落轻花，那样的清浅可爱，那样的天真纯洁，那样的美好动人。

小满大风，树头要空。这是另一句民谣，说的是在小满时节，忌讳刮大风。因为树的枝头上结出的果实尚未饱满，禁不住大风，会被吹掉。人生中对同样时候的孩子们，切忌的也是大风来袭。

有一段时间，也就是我们年轻的年代；讲究的是年轻人要到大风大雨中去锻炼。那时候，高尔基的一篇《海燕》格外风靡，号召年轻人像海燕一样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自然，这一切都是那个过去时代的口号。人生和节气一样，不是口号，而是自然的过程，要遵循客观规律才是。小满时，哪里经得住大风甚至暴风雨的洗礼呢？正如民谣所说，小满大风，树头要空。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是两手空空，就像林子里的过火木一样，徒留下历史大风掠过之后千疮百孔的痕迹斑斑。

在北大荒，这个节气正是放蜂人来此安营扎寨的时候。这时候，林中树木的各种花相继盛开了。有民谣说，小满时候置蜂箱，放蜂酿蜜好风光。北大荒的椴树蜜和野花蜜，一直很有名。大自然懂得，小满是蜜蜂采花酿蜜的好时候。我们人更应该懂得，人生的小满时节，是年轻人花朵般开放的初恋好时候，少挑剔多栽花，少刮风多酿蜜，才是正经的事由。

（摘自《当代》公众号）

## 一根丝的简单一生

□ 半文

七月流火，八月萑苇。蚕月条桑，取彼斧斨，以伐远扬，猗彼女桑。

七月鸣鴈，八月载绩。载玄载黄，我朱孔阳，为公子裳。

——国风·豳风·七月

时珍曰：蚕，孕丝虫也。丝，是桑蚕丝，一根纤细的、半透明的丝，长可达1.5公里。想象，一条小小的蚕，蜷缩在一个小小的椭圆空间，慢慢吐丝，再吐丝，吐出一根1500米长的蚕丝。这，几乎神迹！
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留赠他人御风寒。”在江南长大的每一个人，都熟悉这根丝，或许，穿着丝，盖着丝，还戴着丝，系着丝，挂着丝，飘着丝。绌、罗、绸、缎、绢、锦、绉，都是千根丝万根丝。当它还只是一根丝的时候，我就熟悉它。那时，我在到处找桑树，采桑叶。在它还叫蚁蚕的时候，我把采到的桑叶剪成一根一根细细的丝样，喂食。然后，它在长大，桑叶慢慢变粗，变大，变成整张。“沙沙沙沙”，蚕嚼桑叶的声音，如大雨落在那一个童年的漆黑的夜晚。

这根丝的一生，是简单的一生。从一颗卵，到蚁蚕，到熟蚕，到蚕蛾，五十多天。吃、睡、蜕皮、吐丝。一根细细的丝，越吐越长，直到吐出一条长长的“丝绸之路”。一根丝，连接了欧亚大陆，连接了阿拉伯国家，直至全世界。所以，说到丝的时候，人说是“中国丝”。说起中国的时候，人说是“丝国”。我的祖父祖母那辈、我的父亲母亲一辈都采过桑，养过蚕。到我儿子辈，上小学，也要学养蚕。和童年时一样，我带着他到处找桑树，看一片一片桑叶变幻成一根丝。一根丝，神奇地穿越时间的河流，连接了祖辈的、父辈的、我的和儿子的童年，重叠又清晰。

现在，我租住在十五家园，边上就是杭州中国丝绸城，小区的前后左右都是丝绸交易的市场和店面，小区的围墙上画满了一根丝的简单的一生。被一根丝穿越，我的一生，也是简单的：出生，上学，工作，结婚，生育，一辈子，短短几十年，与一条蚕的几十天一样简单，不过生老病死，不过喜怒哀乐。

三千年前，《诗》中这条蚕也很简单。“蚕月条桑，取彼斧斨，以伐远扬，猗彼女桑。”到了蚕月，就要修剪桑树，用斧头砍掉又高又长的枝条，采摘嫩的柔嫩的桑叶去喂养蚕宝宝。“蚕月”是夏历三月。三月，万物生，百花开，春意浓，蚕卵萌动。蚕很重要，一条蚕的童年，我们称它是“蚕宝宝”。一条蚕，我们称它为“家蚕”。一条蚕，是江南人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因为一条蚕连接着一根丝，一根丝连接着一匹绸一匹缎一匹锦，连接着一身衣裳。既然很重要，蚕意萌动的三月，就叫“蚕月”。以后，一听到“蚕月”，就知道蚕卵在动了，要去采桑养蚕了。一个“蚕月”，让岁月生长出了诗意。

我们的祖先总是充满诗意，称三月为“蚕月”，为“绸月”、为“桃月”、为“莺月”，让人一听就知道岁月深处隐藏的那些秘密。称正月为“柳月”，因为银柳插瓶。称二月是“杏月”，因有杏花盛开。三月桃月、四月槐月、五月榴月、六月榴月、七月兰月、八月桂月、九月菊月、十月芙蓉月、十一月葭月，最后一个月留给一朵腊梅，称“腊月”。穿行在四季分明鲜花盛开的古老的时光里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在不经意间流淌。我们不是时光中老去的人，我们是老在了花丛中。蚕月，是一条蚕，一根丝，是柔软的纠缠，温暖的覆盖。那是另一种花样的美好。我坐在小板凳上，看一条蚕爬上草做的山，吐丝，再吐丝，从隐隐约约到雪白如花，把自己紧紧包裹，化茧成蛾。

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一条白白的蚕宝宝，可以变成蛹，化成蛾。蛾会产卵，卵又会变成蚕宝宝，蚕宝宝又会吐丝，化茧。多么神奇而美好！一颗桃核可以化成一棵桃树，可以开出千千万万朵桃花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。多么神奇而美好！这世间有太多神奇而美好的遇见，而《诗》是这些美好的源头。

读《豳风·七月》，读到“蚕月”，想到一些美好的事物。一根丝，瞬时穿越三千年，把我和祖先们连接在了一起。

（摘自2024年5月17日《杭州日报》）